

落脚城市：走向主流社会的接待厅

陈盈

在农村长大，接受完城市的教育，我成为“落脚城市”人群中的一员。工作之余，开办了公益读书会：集中关注城市文化现象和人们的幸福感。机缘巧合下与《落脚城市》的策划出版单位合作了一期读书沙龙，参与书友分享了自己来到城市后的酸甜苦辣，纵观苏州乃至全国近二十年的发展，其实有一大部分是由这些漂泊无根的人造就而成的。因无根，就需要去生根，“落脚”与“迁徙”让我们中的大部分得到生根，我们不像过去那么不受重视和排斥，我们是乡村的逃逸者，也将是城市的主人翁之一。

由于《落脚城市》提到人类大迁徙和我们的未来，尤其是它打破了很多人对落脚城市的偏见，读完后感想很多，在书中看到了很多包括我在内的一群人的生活，我希望把这本书中提及的落脚城市的生命力表现出来，期待整个社会来关心和推动“落脚城市”的发展。

关注落脚城市的发展，首先明确何为“落脚城市”：落脚城市是农村居民前往城市后，最初落脚并聚集定居的地方。它的英文表达为 Arrival city，直观表现了乡村移民迁移、到达、开始新生活的一系列变动。用“落脚城市”这个词汇来形容都市中乡村真可谓神来之笔。连接乡村和城市，希望与时间，蕴藏着许多诉说不及的梦想。这样的地区在每个城市中都存在，但是很多时候，政府和决策者们会选择视而不见。

总的说来，落脚城市的生命力在于每一次落脚都带来



了新的乡村人脉和背后的社会资本，虽然他们落脚的地方环境不好、管理混乱，可是他们并不满足于这种生活条件，而是为追求跻身社会更上层而努力。他们通常来自残破乡村地区或周边乡村地带，既促进自己又帮助乡村宗族的经济力量。这些人脉和工作技术丰富了落脚城市本身的经济生产，又能帮助乡村的宗族，所以他们的影响是双重性的（城—乡）。

作者：陈盈，苏州寒舍公益读书会发起人之一，专题负责人和主持人，就职于品牌中国苏州中心，任品牌中国江苏读书院执行院长。

这本书从人口迁徙的角度，乐观地看待城市化过程。作者将落脚城市当做一个完整的、必不可少的过渡的城市形态，认定它们能活化农村，并且塑形城市和人类的未来。桑德斯的逻辑是这样的：在我们看来肮脏不堪的城中村，内部有着精细的向上流动的进取心。它们为城市供应劳动力、为经济体系供应更新的血液，为人口的循环更新准备资源。

作者大量的举例让人惊喜地意识到落脚城市不是被遗弃的地方，某种程度上落脚城市重新定义了都市生活的本质，落脚城市的文化不尽然是乡村也不尽然是都市，而是融合了两者的元素，迫切希望在这群志向远大又深深缺乏安全感的居民当中找到安全感的共同来源。在迁徙中充满了不稳定性，需要紧密的人际关系与支援体系，而家庭与个人的凝聚力又因此受到威胁，所以经常会发展出融合各种不同元素而且又充满保护性的新文化。拿苏州园区举例，它是苏州最大的落脚区域，大部分的外地人进入这个地区，园区的混搭文化遍地出现，原因就在于这些无根的人进入主流社会的时候，传统文化能够带来安全感和认同感。把看似不协调的事物扯上了关系，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效果，给人以莫名的震撼和感动，这或许就是落脚城市的人带给园区的创意的力量。并且落脚城市生活的人们为苏州文化注入了较为强烈的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许多横跨两种文化的创业优势使得外地优秀人才陆续进入苏州的各个行业奋斗，他们执着刻苦，富于进取。使得苏州人意识中潜藏的自我优越感减少了，心理压力增强了，竞争中受到了冲击。外地人的这种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影响着苏州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心理，并开始进入苏州文化。同时，近二十年来，人们普遍感到苏州特色不那么浓了。为什么呢？苏州的文化特色被其他的地域文化冲淡了。其他地域的文化是怎么进入苏州的？当然是被外来人口带进来的。语言文化也是如此，兼收并蓄的苏州语言一直不断地融入各地语汇中的新养分。苏州城市精神强调“融和”即是如此，苏州文化走向更多元化。

上面说到落脚城市在苏州更像是促进苏州发展的新鲜血脉，甚至很多地方因为有了落脚城市人群的存在，经济文化更加繁荣，如苏州园区的独墅湖。不少落脚城市的第二代进入政治、媒体与学术圈，人数也愈来愈多，鉴于他们父辈的辛苦经历，他们更多地关注民生，关注城乡的发展。这些人在城市带来的影响力会很大，将直接提高整个城市的文化活力，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落脚城市是进入主流社会的传统接待厅。

书中提到的重庆落脚城市区域“六公里”可以作为注解：这个地方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他们迁徙过程的落脚，如同世界各地都市外围的新兴区域，六公里也具备一套特定

的功能，不只是供人居住、工作、睡觉、吃饭、购物，而是具有社会最重要的过渡功能。在这里，除了最基本的生存之外，其他各种重要活动的目的都在于把这些村民乃至整座村庄带进都市的世界，带进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核心，让他们得以接受教育和适应文化，融入主流社会，享有可长久的繁荣生活。落脚城市不但聚集了处于过渡期的居民——外来人口一旦到了这里，即可转变为“核心”的读书人，在社会、经济与政治等方面都得以在都市里享有可长久的前途——而且本身也是处于过渡时期的地区，因为这里的街道、住宅、还有居住在这里的家庭，有一天都将成为核心都市的一部分。

落脚城市和城市存在很大差异，一方面，落脚城市与来源地乡村保持长久而紧密的关系，人员、金钱与知识的往返流通一直不间断，从而使得下一波的村民迁徙活动得以发生，也让村里的老年人得以照顾、年轻人得以受教育、村庄本身也得以拥有建设发展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落脚城市也和既有城市具有重要而深切的联系：其政治体制、商业关系、社会网络与买卖交易等一个个的立足点，目的在于让来自乡村的新进人口能够在主流社会的边缘站稳脚跟从而谋取机会把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推向都市核心，以求获得社会的接纳，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落脚城市生产许多产品、贩卖许多产品，也容纳了许多人口，但这许许多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动，已成了城市的成长计划、经济活动以及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乡村每年收到的外援，最大的汇款来源是来自家属从城市寄回去的钱，这种金钱的流动具有两项重要功能：一方面把不断涌入的村民转变为财务稳定而且成功融入当地文化的城市人，另一方面也通过现金的流入提高乡村的城市化程度与文化水平，并且使其拥有自立的能力。这些钱使得乡村成为经济稳定的后农业地区。

很多落脚城市的人相互协作，建立个人与经济的支持网络，开创深入都市经济核心的管道，目的不只是维持生活与找到工作，而是要发展壮大。在这个过程中，支持的网络逐渐成形：商店、联谊组织、社团。更多人移居过来，互相帮助对方安顿下来，商会文化和商帮文化即是如此。

说到底，落脚城市真正需要的是协助工具，以便让其中的居民能够获得资产、教育、保障与创业机会，并且和广大的经济体系建立连接。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应多花心思，尽可能做到让他们同样享受本市户籍人口的待遇和各种条件，并在基础设施、环境、教育上大力扶持发展，提供平台和舞台，做一些倾向性的政策支持。

人类学家帕尔曼（Janice Perlman）曾说过，一般人认知中的边缘地区，其实都是“奋力追求地位提升的社区”，

建构这些社区的人是“具有资产阶级的梦想、拓荒者的坚韧与爱国者的价值观，活力充沛、诚实正直、充满能力，只要获得实现梦想的机会，就能主动发展自己的邻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将自然演变成为富有生产力的社区，与城市彻底结合。”

到了 20 世纪末，许多经济学家与部分政府都已意识到，农村至城市的人口迁徙不仅不是贫穷国家的问题，还是这些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实际上，世界银行在 2009 年针对这项议题进行了至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研究，结果发现削减贫穷与促成经济成长最有效的方法，乃是鼓励人口迁徙，促使都市人口密度成长至上限，并

且促成最大都市的成长——前提是乡村移民抵达的都市区域必须获得大量投资，也必须获得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历史上首度彻底承认落脚城市是世界未来发展的核心要素。

如今，生活在大部分落脚城市的人们得到了更多的尊重，比如异地高考政策的出台。随着社区的发展，落脚城市会逐渐成为它所依附的城市的一部分，而每一座现代城市都是在许许多多落脚城市的基础上诞生的。既然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就拥抱城市化，我相信作者说的那句“落脚城市是一部转变人类的机器，只要让落脚城市充分发展，这部机器即可开创一个可持续的世界。”